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剡源文集卷三

元 戴表元 撰

記

清峙軒記

余嘗愛東晉人善清言談之使人翛翛然有高世想及出而預人家國事輒不能盡酬其懷然議者終以前意不相異同曰是固有命乙巳春遇高安李所瞻於冰溪之上相與劇談此事為之太息既而諗其居有讀書之

軒名清峙問非東晉王茂弘以稱庾公者乎則大笑夫庾之得於人不薄矣起世家不出門致公輔聯貴姻據要權而身兼名賢之目一日進用少遲則九州四海以為欝子不見夫山乎山之嵬嵬上摩青蒼下蟠無垠然必能出雲雨吐光景興草木蔵虎豹游仙真人始異而神之世稱瑞曰景星鳳凰景星鳳凰不得數見也見則其時良其國昌庾公之清峙人望其為山為景星鳳凰可也庾公其能然乎若吾所瞻恣睢於詩書之林頡頏

於風憲之府徐行而薦取精思而靜持幅巾布衣起秉
傳車以柱後惠文彈治道强佚悍將不少震撓公休吏
退焚香閉閤吳吟洛詠作仙人處士亦無愧怍此其規
模器量雍容緼藉豈與夫退不忘進進不能退往來於
功名得喪之岐者同年而語哉雖然晉人猶能清言人
物如庾公清峙猶可觀也更後百十年清言日微以至
於隋唐科舉興名檢廢士長驅疾馳不暇峙矣吾與所
瞻生於百世之下百世之上事無庸深議所瞻之鄉有

三劉先生清風髙節過庾公逺甚暇日約所膽登石龜峯絶嶺踞畏壘臨滄浪誦冰玉堂之詞歌廬山髙之篇以為樂以附於古人班荆傾葢之贈可不可乎所膽曰唯唯因以為記

容膝軒記

始余讀書則嘗想像古人居處服食動作百物之態以質諸書中之所言合者以喜不合者存而求之合然後已出而語於人人曰如子言則當席地而坐汙竹簡科

斗書編韋而讀之而後可又益求不止則夫是棟宇衣冠飲饌者將皆不合而予豈不為怪民哉余曰孟子之論友也先論世而學禮者道古昔稱先王豈曰吾具耳目口鼻四體儼然但當為今人也而已乎自為此說與世之人落落不相同之日亦已久矣而終未悔會稽孫君凝字德夫築別室於寢之東偏聚古聖賢人之書以學於其中命之曰容膝余聞其名而思之葢聞古之君子所以居其躬也勞矣雖一欠伸一俛仰而不得肆也

其拘之有次而勤之有業聚之有分而息之有時凡其得尊席安車凭几杖而休者惟老而貴若為師者為然餘人則否而士非其世家若秀孝有聞於上則何能脫乎沽體塗足之勞而近於冊書琴瑟之事若今之士職未離於子弟而事父兄之安身為匹夫而兼封君之奉不賢者在所不論賢者亦不過飽食放言於禮法之外故夫昔之有為容膝之云者體已若少倨然非三代學士之所得行也又嘗下之而論則昔之抱膝而嘯者今

之道家導引之似也昔之膝行而謝者今之禮家匍匐之似也其云容膝乃近於今浮屠家趺坐而儒家反以為非禮者也於戲以三代學士之不得行而今得行之以吾人所笑以為非而或以為是是可不思其然哉然余竊嘗聞之古之學者左圖右書國初以來士大夫好事家往往猶能置圖畫於壁牖間暇日賔遊者至即與之左窺右索以徵古事之所由起故談笑動作皆有本末孫君家世詩書多聞而嗜學今方棄軒裳薄城市而

為山人處士之事望其居清氣蔚然傳不云乎禮失則求諸野他日余也力作之隙踵門而來俯身而請儻幸惠然教之君曰吾固願聞於子者也盍書之以附於吾說之後軒成之明年剡源戴表元記

餘軒記

鄞程士安佐浙東元帥府於明公退不忍棄其餘日讀書以明理畦所居軒外餘地種蔬以給食而問軒名於余余名之曰餘軒士安逡巡而笑曰吾之問子義止於

是乎余為詳言士安之起居出處所以資於餘者以告之人之居世必有事焉以勞其心思而役其筋骸古之君子自孩童以上糞除趨走絃歌舞蹈弓矢羽籥之類及諸賤事無不嫻熟故平居多勞而少疾一旦驅之臨煩處劇則亦無趦趄畏懦之色者餘於身也齊民之倫莫貴於士為士而不識其事貴焉與凡民何異豈獨不異仕而廪之則反以為賊不仕而儕之則反以為蠹山林韋褐之徒足未嘗履官府而憂人之憂急人之急魁

然負廊廟之望者餘於識也以醫藥者不習則殺人以沒洇者不習則殺身政之禍福危於醫險於洇而人之習之葢鮮羣居豢養不知衣食之所自來況復餘事令以一人耳目之聰明坐於五流四民之上而指揮布置縱横左右人人不失其所欲者餘於政也谷容澗湖容谷瀆容湖海容瀆闤闠隘夫扶背齧齒出横逆以挾人至於大人長者之前如飄風然葢有有道之士以容一世之人而未足觀其胸次休休焉若可以容天地萬物

者餘於量也才支一時智周終身是能及其所知而止惟德無所止堯舜禹文章為永世法禹之水功稷之農勞仲尼之儒道衣被長育且累千百年天之助之人之味之亦累千百年不絕者餘於德也士安生於齊魯諸生之宅里衣冠翰墨今為許洛通才盛年方出遊大藩府於學何所不該於用何所不給鉛槧俎豆間事不可不問而悉也抑此五餘者其毋忽忘乎哉士安唯唯因書以為記

省軒記

大名王麟伯官蕭山三年秩滿當北歸留行過余於吳見諗以其所居之省軒而求言以為記余惟麟伯自其少時則既知誦習於聖賢人之書長而能遊則及接識天下之名卿賢大夫游倦而仕則又能行其所知而無愧於百里之民是其平生本末種種皆非流輩所及顧方兢兢然顧内自省焉豈非厭時材俗譽為不足喜而求庶幾有見於道乎哉抑余區區之愚雖不足以助麟

伯姑嘗試為麟伯誦其所聞而麟伯亦嘗試為余聽之益余居山知天台華頂三十六峰之險且艱而山中之往來而行者未嘗病也問行之人則山之縈紆屈曲低昂起伏嵌窐偃突雖陰瞑霾晦而一能識其處他日其人與羣兒戲乎陸白晝蹶焉又嘗行大川凌震澤浮楊子見舟人駕扁舟於溟茫洶湧吞天浴日之濤目無留瞻而手無停操人人為之震眩失措而已方夷然不自以為勞及乎篙休載輸放意酣臥而漏生其中此省與

不省之謬也今夫吾人以其邈然之身行乎世故之風波而歷乎人情之險阻功名利禄之誘噓之於外妻子饑渴之廹驅之於後此雖欲省且不得暇而顛迷陷溺之憂何由而免故古之人居則必有盤盂几杖之銘以省於視動則必有珩璜琚瑀之節以省於聽納屣也必有約以省於步飲酒也必有禁以省其量御省於嵩立省於珮交際也省於辭令侍命也省於容色齋戒也省於肸蠁寢息也省於夢寐此猶曰平居暇日常情恐懼

云耳古之學道之士稱能省其身莫如曾子曾子垂沒啓手足自謂能全而歸之而小人姑息之愛方見懘於執燭之童子蘧伯玉能悔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而能自儆戒其高年卓識無一毫衰頹昏憊之氣則其精力剛强時從可知也麟伯之齒方少於余余也蓬蒿之資俘獲之器身不待恭而卑語不待簡而訥而麟伯居處豢養聲實皆厚於余以余之猶不敢惰也而麟伯安得泰然無虞乎惟各不至於白晝平陸之蹶

篙休載輸而漏其册者幸甚於是麟伯謂余之言慤俾書而刻諸省軒之石

清茂軒記

剡源在雲山與四明洞天相為犬牙異時避世幽棲之士益多有之而故家荒蕪遺牒散落余嘗恨之久矣獨所謂大雷山者嘗為唐賢謝遺塵所居其名著於騷人墨客之賦咏蹤跡宜可考見然剡源有兩大雷東西相望百里皆在萬山之中人跡罕到之處余亦無從深羨

其何以也兩大雷之下皆有石門鐵壁平立湍流貫之因而謂之門而在東之門適去吾家不遠余既未為農時時以賤事往來其間門傍有龍祠閭隨父老禱謁水旱頗愛其土狹不枯山窮不悍雲泉蔽深竹樹蓊密私以為謝公之居庶其在此訪歷其聚則梯高以飛宇夷凹以展圃青簷壟垣斷續隱見謳謡之聲忽出林莽嘻乎異哉有毛氏子震卿秀整而業文其廬獨當溪山偃薄之會蓋毛氏自魯髙以來世稱寛厚長者至乃父始

以詞賦薦名於鄉而上諸天官於是招延賓客儲蓄異書闢一軒於燕居之左名之曰清茂余每過之酌泉而歌席隂而坐為之徘徊忘去殆不獨以其居也嘗即軒中所見問之子知子之軒之名之所從始乎夫斯泉之水清矣泄而達之可以至海有不失今之為清者乎亦有未至百十里而止者乎斯林之木茂矣望之蔚然可悦追而致其材有中為九筵之室者乎亦有取而為雞豚之栅猿狙之棧者乎是不可得而知也今吾子之居

於此土幸而無四方之事力農以美蔵量材而慎出一匕之餐必勞而後食一武之地必視而後蹈吾見祖父隐於農耕而子孫資之以為達人者矣未有既為達人而子孫得返於農耕者也何者其先之善抑欝於隴畝之間百年蓄之故一日發舒而不以為㬥及其貴盛服飾鮮華輿御美倩耻於素所僻陋而求遷之已散之朴一決而不可復收勢無足怪吾視子之志與年皆不可及顧方闠闠㥏静若有所耽於勢禄之外而余亦倦遊

駸尋老矣其獲免於前之云云者哉震卿聞之洒然而喻曰幸甚然必書之以警來者遂書以為記

恕軒記

東平程侯士謩為通守於吾州和以承長如兄禮以接士如賔恕以恤民如子嚴以馭吏如隷而獨於奸兇俠徒譁黨貪類疾之如仇每臨廷發政心平氣與春暘容煦而一得其人則研窮鍛擊不貸絲髪逸者門禽稽者窟考由是平時世家根連為惡之胄收踪改業一國稱

快而不得志者亦狙伏而伺暇日余嘗過其退公之居見室顔之扁曰恕軒余請之曰得無意有所抑若古人佩琴服韋之比乎夫恕之為名也約而其道甚廣儒者益難言之而人情之剛柔緩急與夫處世之拘通行事之寛猛尤不容以一概其至大要則嘗若於利害喜戚之不能相知一不相知連床隅於楚越同氣跡於途人而况持三尺之法以臨一州之民勢邈而分懸情深而貌峻而欲與其所利除其所害就其所喜違其所慼憂

戞乎難哉故善治民者嘗先於以身推之曰吾之未來茲邦也因居於家吾為長於家而患承我者之不吾和也故推之以和其長吾為士於鄉而懼接我者之不吾禮也故推之以禮其士吾之居屢見吾之隣有為民窮而無所告而有司不之恤吾非之故推之以慈其民吾之居位見爵官貴將幸有權而為吏控持以暴其民而不能馭也吾嗤之故推之以嚴其吏至於奸兇俠徒譁黨貪類天道之所不容公法之所必誅自吾有知識則

心誠嫉之推之他人其誰謂之不然故於文如心為恕人之所欲和所欲禮所欲慈所欲嚴者皆吾如其心而欲之人之所嫉吾亦如其心而嫉之察之於身驗之於事習之於家行之於國葢無往而非恕也且虎狼不遯羔犢不育蓬莠不除禾黍不興奸慝俠徒讙黨貪類不清良民不寧為長吏者惟能於此有所不恕然後能行真恕故曰仁者必有勇又曰惟仁者能惡人堯舜之罪四凶周公之懲荆舒刑管蔡仲尼之誅少正夘其為恕

也弘矣而於政何所傷於侯之意何所當抑而余復何所贊其辭乎於是侯聞之翛然而喜肅然而興曰美乎子為善言人情者其遂為我記之

蒼翠樓記

宛陵多名山人以李太白所愛遊常常誇談之然而其州多平岡淺陸城居者初未嘗得山而玩焉出郭西七里至王敬叔之居則宛陵之山四面集於其門近者盤旋遠者鱗轃而敬叔之居自其先君子所植古梅老桂

修松茂竹陰森蓊翳儼然幾如雲門石洞有一樓横峩其巔尤與山稱敬叔既取太白詩語名之曰蒼翠樓而從余索文以為記余惟天下之物凡其不能忘情於榮辱成敗者往往須名而行名榮而榮名辱而辱名成而成名敗而敗然其得之也必各顧其分故季氏强大夫也不得越境而有東蒙孫叔敖賢相也僅敢取寢丘之陋封惟夫髙曠竒逸之人無求於時不拘於物彼山林草野煙霞泉石之具又非人情之所争物論之所禁故

可以多收横取而不較若今蒼翠樓之托於太白是已方太白之來宛陵出於一時飄忽神馳氣跨不可測識而宛陵在江東古為衣冠玉帛往來駢集之地想其名王貴卿車轍馬跡處處而有今千百年後乃知太白獨常遊之甚者雖非太白所常遊者亦欲扳挽其平生辭藻而及之嗚呼是豈不以其人耶余觀敬叔天資明爽不耐羈束時時幅巾野服瀟散塵外居家資産不能致百金而常好客置酒酒酣與其兄弟高歌朗吟下筆皆𤍠

俗子氣韻似此輩流固當為太白所許頗恨生晚不及識其先君子而規模蹤跡家風井井已略可以得之矣

充安閣記

剡源翁居不能二十楹界其中之後垂敞之以為閣冬舒其簾夏達其牖温凉晦明時闔闢之以趨便焉人皆不堪其隘且勞而翁居之彌安家無浹晨之儲蕉金之值而有書一車悉取而陳諸閣之四旁坐閱而卧諷之左右縱横充然無不滿之處因命之曰充安嘗嘆曰昔

周元公有言君子以道充為富身安為貴我不敢希其人而希其言可乎然雖名之久而猶疑之一日忽悟而笑曰吾所以疑於元公之言豈不以富貴為美物而不敢居哉夫聞其名猶疑之而遇其實將如之何是故不可以無學也今夫余也固剡山之窶人也而昔之當仕者亦余也有仕有不仕而余一也昔嘗見有乘車而行於途者其不乘車者相與羡之他日逢大官於途則其乘車者先俯然下之豈不以其尤嵬嵬哉等第而充之

人之相羡無有紀極而山林道學之士非而訕之曰是俱不足為吾道者若是者亦髙矣又有遺世忘物之士笑其為髙者曰彼自為彼吾何以存於口而非訕之為我與之俱行於途如壯夫之觀傴不怒不恱如飽人見嬰兒之珍其餅餌不嗛亦不唾也然則余今之窶為何所失於余乎余行四方而不知田疇稼穡之事今始力而為之而筋骸已疲不可勉強顧吾居之左右前後無非農者而余安得偃然獨辭其勞呻吟傴僂一年而知

其侯二年而通其業三年而寒暑燥濕欲與之俱化每至釋鉏解笠之暇入休乎充安意挾一冊而披之見古之高人勝士如鴟夷子皮張子房之徒辛苦兵革之中晚暮脫乎不測之嶮遺其千金相印幾無所適欲如余之徜徉鄉井棲伏原圃翛然為無名布衣而不可得也見申屠蟠司馬德操輩遁於喪亂全於貧約若可以無預人事而身居名賢之目其風采為四方人士之所走集欲如余之交疎黨棄指議不及伸眉縱足於是非臧

否之外而不可得也見皇甫士安王仲淹幸可以充默自容而何用著書以取名於時見諸葛公房喬丞相起畎畝而騰風雲嘆其忠勞以沒而惜其子孫遂捐家世耕漁之舊以輕其身而余於是閣心無遠馳業不他慕時勤而作遇倦而息屈伸偃仰以舒吾體周旋涉歷以散吾目環堵之内方丈之小而山海衆物之藏具焉宗廟百官之美寓焉古今九州萬里之交聚焉當其氣快體適何有乎王公之尊何睹乎宇宙之廣何慕乎千百

世之下名余為何人哉而况乎人間區區飢寒得喪榮辱之懐何足以空言言以是為充安於元公之言可乎不可乎且吾閣吾名而又何疑可不可於他人耶言畢諸兒置書執筆請曰翁今之言大於韋絃不可以無識也豈惟翁自命之其有所教矣遂書於閣之壁

松風閣記

山陰王德玉之居在州城之東隅因臺池之秀林丘之勝横俯之以為閣而名之以松風既乃以諗於余曰於

子何如余惟山林風物耳目情態之殊樵夫野客能深知之而不足以為樂江湖市朝涉於世者忽然得之足以為樂而不能以深知若余者庶幾知而樂之而德玉庶幾聽之令夫松風者其初發於陰巖撼乎陵丘當夫天地閉塞萬物枯槁烏棲獸藏路無往來沙石為之飛走林谷震而驚恐則是風也衝撞呌呼觸者容傷當者膚摧非夫堅全而不蠹靜密而自重者鮮不撓焉若是者特適遇其怒耳及乎委蛇而休優游而行春和氣明

人禽熈恬山光野聲相為清妍則是風也徘徊乎卷阿周流乎平林昂者為舞偃者為笑雖培塿叢薄之間可以暢意自樂而况於翹翹者乎若是者又適遇其喜矣乃若驕霖欲收稚暑方壯潛居愁霑幽伏畏喘千金之子環堵之夫欝欝不得免焉颯然微凉幕舉襟啓開牖而視之則蒼雲扶疎清蔭如屋纎塵不摇百竅猶默而翛翛𣸣𣸣已爽焉若游清泠之淵而餐流瀣之漿矣當此之時可以投壺雅歌可以抱膝長嘯可以偃息可以

笑傲若是者可謂樂之極遇之至而世言松風者庶幾乎得之矣今夫德玉居有紛華喧囂之厭出有功名進趨之恥清修而强學虛心而敏事視人間之得喪休戚榮辱喜懼豈有以異於寒暑之變顧吾所以堅忍自持逍遥内得小失意而不遷大獲願而能止亦有以遇於適然之遇爽焉之樂者乎古之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彈琴著書食蔬飲水以為榮於軒紱甘於鼎俎者用此道也德玉肆習之暇登斯閣也想斯名也必有灑然

於中者矣德王曰是吾樂也抑吾願與客同之遂以為記

拂雲閣記

貧溪道士盧明仲既創築玉清觀於所居廬峰之山中即其上游架一閣焉以栖心放目而取於物之至清而至高者榜之以拂雲而徵記於余余異之曰噫有是哉夫雲發於微茫散於冥濛而反於虛空來不知始去不知終其無定止若是而欲取之以為清以為高蓋人之

强名其然而然而雲豈其然乎且吾居於山頗知雲請為明仲彷彿言之而明仲亦彷彿為我聽之葢余之昔也甞健游倦歸而迷其鄉望望然千步數百步之外以為雲皆在墟市井落而雲無有焉又千步數百步之外而望之以為雲在郊陌藩擭及至郊陌藩擭而雲無有焉又千步數百步之外而望之以為雲在林薄崖谷夫自墟市井落累進而至林薄崖谷其取於雲彌近矣就而即之雲終不得而有何也雲固與人相得而遂欲記

而取之則不可也人之求有見於道亦猶是也彼道游而忘歸迷鄉而不知求者姑置勿論幸能歸而求之其初焉不至以為在言語章句求之言語章句而無之則以為在名物度數求之名物度數而無之則以為在居處動息求之言語章句則墟市井落之類也求之名物度數則郊陌藩攫之類也求之居處動息則林薄崖谷之類也人之求道而能擺落言語章句超脫名物度數一取之居處動息用力也精而見功也敏賢於常流何

止萬萬抑豈居處動息明仲登斯閣也澄觀反視凝思靜察一窓户開闔一几榻縱横一巾幕張弛無非道者豈惟一雲一泉石俯仰一草木巻舒一禽蟲語黙無非道者然就而求道種種何不可得是雖君家計然之智不得而推莊周之辯不得而悟而余也當復為何言乎明仲居山林久泊然於世無奔競意性篤孝養一母老矣慮清清西廬峰下對之若不忍晷刻離去當世所尊尚清高有道之士非君輩其誰

潛窩記

剡源之徒陳生養直題其居曰潛窩客有疑之而言於剡源翁曰陳生年方強氣方開而遽從事於潛也何居他日間暇以問生生曰彼客者安知吾潛哉吾之潛有三吾之幼小為子弟於家懼倫類之不通而踈於禮而願潛於學長涉世亂懼憂辱之切其身而願潛於名盖長而老且及之無以傳永逺也而願潛於德為窩而揭焉朝出而履其外吾思之介介夕歸而寢其中吾憂之

沖沖起居食息凡惟是三潛不敢置而何有於客之云云哉始翁以避地西來幸與生家交故舊謁館憩止於時見生鴈行間步驟峭楚既而隨諸兒受書稟業知見日聳然私心不過以翰墨事相待行蔵離合忽然不知光景之變化迨兹聞拒客語為之爽焉自失益翁之於潛亦習之五十年而猶恐不至者也乃以其意作詩三章歌之以廣生一歌曰生誠潛於學兮甯悃悃以行其朴兮毋嘵嘵以為覺兮再歌曰生誠潛於名兮春華之英英兮須風霜以成兮三歌曰生誠潛於

德兮薄取以厚吾宅兮抑貸而不獲姑耨而食兮歌坦
因書於窩之右方以為記至大己酉季冬既望

壽樂行窩記

始余兒童時受論語至仁智樂壽之章而疑之有老先
生教余云人惟無物以累其心則壽樂生余時愛其言簡而
終不鮮盎自涉事以來行世故苦樂榮辱四十年然後知
其言妙於理也今夫人之居世雖强弱勞逸不同而年壽之
量大約皆可期以百歲富至於萬金貴至於卿相與夫陋

巷一瓢之貧賤亢其所求亦各有以自樂然得於天者或失之於人得於人者或失之於天故山林虛曠矯世之徒為莊周列禦寇之學者寧不願久生富貴以為髙其說曰人壽則多辱南面之樂不如泥塗之無憂而市朝沉溺之士至於服金丹信方士以庶幾長年不死幸而苟存又不過馳騖貨財聲伎狗馬宮室之區區以肥耳目之慾余以為似是之類殆皆過也惟無物於心者則不然其中休休乎如山之無不容而造次顛沛不可得而遷也其外油油乎如水之聽其

所趨崎嶇百折而亦莫之礙也由是其心雖不期於壽與樂而二物自至雖不必辭之以為高而二物不能為吾累此仁智之道也古睦邵德芳少壯與余遊太學同業選禮官仕銓曹同年嘗被檄考兩浙進士同寮當是時意氣軒軒殊自喜既而隔絶不相知余窮居海涯而德芳離其本鄉僑居松江五湖島岐幽迥之處避逅客遊見之蒼顔白髭無復故態與之坐連日咨嗟抑欝可憐之語一不出於口問其居之志曰吾家睦也有先人之

故廬嘗並西築堂曰尋樂並堂為亭三前二後一可以休息可以遠眺今居松江未之能樂也而不敢忘姑彷彿其大致為一堂一亭以寄吾思而將榜之為壽樂行窩子以為何如余喜德芳之德有成行乎世故苦樂榮辱隨其居而安之而無所累與余之心合也書前說以告之因以為行窩記

芷屋記

鄉友范龍友字雲仲嘗以芷屋名其居而從余請文以

為記余嘗問之雲仲屋凡數楹種芷若何雲仲曰吾窶人未遑於是姑有托於騷而云爾余聞其言竊有感焉蓋余少而喜騷私念其居近市囂隘故嘗思為楚人飄蕩淺說之辭與援以自廣既而思其所服食思其所佩襲思其好樂思其寄托獨恨與屈大夫同生江南而騷中草木名字往往不能通解豈由湘浙風氣土俗不同而然耶久之得一官遊楚日與楚人博物通文字者往還舉而問之其茫茫不知去吾浙人無幾耳余然後始

大悟夫學騷人無庸以名物為主亦聊取其志而已然方是時不免為科舉利禄之役既以不資之身爭得失於千萬人喧呼之場衝風露冒暑潦跋涉一二千里水陸以干斗升之粟此何足與語屈大夫之風哉邇來形顏悴枯氣質變化異時隻言片語所探掇於騷以為娛者油然觸心不知百憂之集則聞雲仲之言豈不亦有不期而同者乎雖然雲仲之言雲仲之志余所嘉而慕也而名不可以無當也余近所居山麓旁多閒壤頗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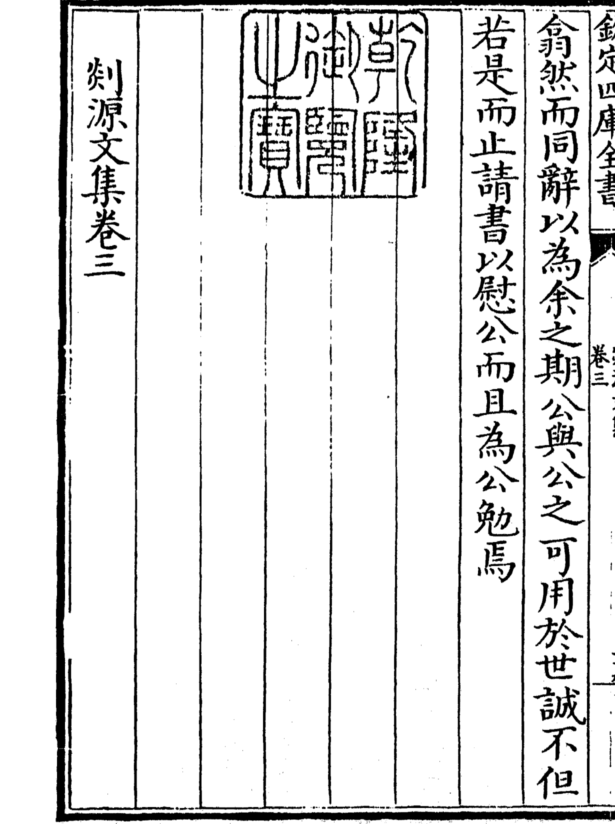
規數十百弓之地為一藥畦聚衆芳而環蒔之四時攀玩葩條搜摘根實以遺老寄窮於其間因念楚物如江蘺杜衡蘪蕪宿莽蔄蘭蕙菌之儔猶可以類取惟芷之在騷是不一族曰辟芷曰白芷曰白茝曰芳香曰葯盇皆芷也然則是物宜江南最多有而最不易識雲仲誠有之則幸以見餉以補山中之鈌顧芷不難致而余畦成未有期恐亦與雲仲之屋相類耳雲仲笑曰姑記之

擬晋山房記

集賢學士河東李公士弘以好書名天下稍暇則取晉右軍縱筆擬為之所居山房之窓壁几格硯席諸供具花物皆奕奕有晉氣由是以擬晉題其顏而介所從遊以徵言於余余始聞而疑之以為集賢公之居切邇中朝既以文學為直侍從出又為賢二千石摧強扶良拯飢約興廢墜去之既久而能使其民咏思之不忘是於材何所不具於古人何所不可至而專取晉人書名以自擬何耶噫嘻嗟夫天之生斯人與之以聰明埶能必

將使之有為以用於世而人之耳目手足筋骸精力苟不時時役動勞苦之以發散其昏滯則血氣不行而疢疾生焉故古之君子生而無不精於賤事及閒居偃息投壺也以習於射歌詩也以肆於舞以至干戈羽籥琴瑟筭數之類無所不學書刀簡牘雖非如後世之妍毫媚墨亦往往求通其說而盡其用一旦倅然起之臨戎出政則亦不至有恇怯齟齬之態秦漢以來此俗猶在黨錮興而士始以清虛為髙視人間事一切糠粃之若

不足為者晋氏遂東風塵迷目始真無所用力而各獨以其書傳右軍在當時輩流中傳最甚雖書之工亦緣其人冲懐妙識嘉謀靜操有以相挾而為之耳豈惟右軍令他人皆如王敦郗超等輩千載之下望其遺迹將棄唾不暇又豈置齒牙哉今吾集賢公生於興盛之朝而據乎逸為之會其起鵠舉其止豹隐萬萬不當以丘壑自局翰墨一事未之能忘盇優哉游哉聊以寄意偃仰為適而已而謂可以窺公之杜德機乎於是知公者



翕然而同辭以為余之期公與公之可用於世誠不但若是而止請書以慰公而且為公勉焉

剡源文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剡源文集卷四五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方大川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録監生臣于希賢

剡源文集卷四

元　戴表元　撰

記

陶莊記

古之言隱者謂其材可以仕而時不用志不屑就而去放於山林隴畝之間然後已無所愧而人有閒焉故仲尼以禮樂稱野人而史官評大夫之材曰登高能賦苟使為野人而無禮樂登高而不能賦徒廬栖谷飲蚩蚩

然㞐耳何隐為余嘗與番昜吳熈載縱論此事為之三嘆既而熈載出其所居陶莊諸詩讀之葢陶莊者在番昜西山下澗泉縈縈林樾翁焉自其初不過莊之旁有業農而氏陶者以為場圃癸卯冬熈載由錢塘歸望而樂之屋其坳窪以為居游之墅因而疏鉶流之波以為池蒔秀蔚之叢以為苑而横一樓以操琴其額曰清音樓之北為室藏書冊硯筆壺觴之屬曰集雅中為堂深沉曠廓曰燕超之西為齋陳三代以來石碑銅器而繼

洎古今書法名畫曰玩古東為軒臨泉曰觀魚北陵虛為二亭曰看雲馭風門之南為逕曰五柳橋曰雙檜而總其墅之名曰陶莊熙載既為其名與其詩番昜又多故家遺儒人人皆能詩日相飲集唱酬以為歡由是陶莊日聞於人而熙載方盛年强仕以詞章器業行名當塗凡四遷而來通守吾州陶莊雖佳不得安而居也嗟夫若熙載者豈非余所謂其材可以仕可以隱而內無愧於己外可聞於人也乎哉雖然熙載之於陶莊令誠

未得居也熙載志雖不屑而方用於時者也熙載驅馳四方北居庸南崑崙東滇渤西岷峨風霜道路之危若猶未厭今而為詩宜有太史氏登歌以絃明堂笙清廟俟他日功成名就潔身來歸問園池花木固無恙徐與番易諸老或過客如余輩婆娑笑詠以償陶莊隱居之樂尚未晚也

董可伯隱居記

世之為高者多託隱於山林山林之去人甚近貧賤而

居之則累於身富貴而居之則累於名是二者皆非所以安也於是又有逃蹤絶俗之士求超然於事物之表以為安而終不免於累心者也異焉故也友人董可伯之居在連山萬竹岡之陽余嘗過而熟之熟而知其説葢其居之左右前後一以竹為藩屏傍寢規小軒間植荷花則名之曰深凈小東豁一亭老梅交加則名之曰青白折而少西築凌空之齋曰點易折而益西瞰潴山之池曰蒙泉經營位置閒遠迴僻若無絲髮與世事相

接者而可伯資性從容言動詳重懶未嘗廢江湖交冗不至忘客主禮遇好風良時幅巾野服或班荊共酌或臨流雜詠優游偃仰有稱情之安而兼及物之樂及乎觴休席散庭靜幕舉浮雲在空流水繞磴或焚香凝佇或展卷遐想人間愛憎喜怒休戚之感是非榮辱得喪之役亦不能入也持是而隱於山林可謂心迹俱超而身名無累矣雖然可伯學易者也易之書本不專為隱設也夫子老學易而環轍行道終其身韓伯休學易因

言以立教王仲淹學易傳業以賛化大之於政治小之於風俗殆無往非易也得易而不善用者是為京房虞翻郭璞可伯其擇於斯乎

王林記

學仙者貴溪桂君之居名王林客有譏之以問於余余惟王林之得名於理不可知而就余之所可知請略為客言之而客略為余聽之蓋天下之物未有生而即貴者也生而貴者莫如玉而玉與石固同類也玉與石同

類而貴於石猶為仙者與人同居同遊而人不知也今人之言仙也過髙以為仙當在雲霄風日之外不飲食而無飢渴不葛裘而無寒暑不車而馳不舟而遊以至寢處廵歷服用玩好之屬一一俱當窮奢極靡甍侯將相所無之豢養而後為貴且樂而玉林之説興焉假令如是亦不足怪而其心熒熒然方將與俗物相勝負而何以異於人而為仙乎至德之世沉珠於淵藏金於山此猶未免於顧惜論吾黨之士少知道者視璆琳琅玕

之過目真能使之如泥沙瓦礫不以挂意而况於仙人則又何說故古之雜書圖畫所載仙人踪跡皆蓬頭垢面敝衣惡食塵埃市井腥臊穢腐一無雜色而處處超然而於玉林乎何拘抑玉之最近而多稱藍田荆山藍田荆山之玉信多矣當卞和氏時不知者幾以石廢世又久無和如之何不胥而為石也嘗有餐玉者求玉於藍田至輙多得玉既給用所棄餘皆光明瑩潤無非玉者後人躡其迹從故處求之絶不得一玉是知一玉也

遇之得其人則為玉遇之不得其人則為石吁嗟乎玉林乎其果又在有有無無之間乎桂君年甚妙質純而氣清其所師承模揩高流名輩與余厚善容往而問塗焉去玉林不逺矣

戢隐記

越之為州當東南水陸之衝輕舟迅飛勁騎疾奔可以朝荆吳暮齊晉㫁時干名逐利者家金張而人陶頓不翅也而江湖之士有游觀之好者於山慕雲門禹穴於

水誇鑑湖若耶又往往多在荒墟僻塢人煙散朗之處

而蕺山附州城之東偏雖越人未嘗有知而遊者問山

之所以得名蓋昔者越王句踐嘗於此採蕺焉既而王

内史逸少居之既而為戒珠寺則越人雖有遊者而亦

以忘其蕺山久矣有儒者王廷吉家於其山之陽而名

讀書之齋曰蕺隱余聞而異之又他日過之則蕺山者

去其家尚半里然郊原曠空旁無蔽遮自其家望之適

如承塵負扆凡山中之雲煙卉木花鳥陰晴寒暑昏旦

百物之變攬之如屏帷之飾几席之玩是誠可以逃喧囂遺榮辱而隱焉而廷吉於越中為故家清門自其先文昌公以進士第一人起家子孫累葉輕軒裳而重名節薄田園而厚文墨故如廷吉之年華器幹皆非可以無用於世而方譙譙然慕為山人處士之事宜乎數千年之遺懽墜賞日千萬人過之而不顧者一日閉門而能居有之也嗚呼樂哉雖然廷吉之樂必有以養之也夫隱之至者無名而蕺山之為廷吉隱亦將幾為廷吉

而顯也余自丁丑歲三至越其始至也儒者吾見其嬌然如楚兩龔之介而立也其再至也吾見其慪然如東方曼倩之通而峭也其三至也吾見其薰然如柳士師之和而守也若是者葢皆隐也廷吉其歸而益求之古之學道之士能不以外物動揺其靈臺者顧其中嘗休休焉居處玩愒之具是養其耳目支體而已矣不可恃也廷吉曰願受教因書於其齋以為記

冰谷記

天地之間得氣之最先流動有形而最多者莫如水水之動於氣形其自有而無者為雲自無而有者為霜為雪為雹至於為氷極矣而皆水矣然水之動而為雲人見之以為常而其為霜雪也必感於其時而變變之過者為雹人之遇之必怵然以驚有之多而必厭苦惟夫氷人之遇之而不驚有之多而不厭苦當其時之宜有而適無則國無以為禮而史官書之以為闕且其為物生於氣之本無而不浮寄於形之自有而不滯清而不

傷堅而不劌明至於可鑑而能深沉以藏納嚴至於使

人憯切凛栗而潛陽内敷以發物可以蠲煩熱可以爽

滋味可以却汚穢可以消疾厲葢天地之精祥而氣形

之先覺者也東昌徐仲彬卜隐居於嵇陵有園池之勝

臺館之適取太白詩語名之曰氷谷而問其説於余余

剡人也自未識仲彬時聞里人宴人有居兵衛而為軍

士誤俘其孥請於官且再幾不可得仲彬為公府掾一

日署牘如其類盡放出之贊戎於嫠也赤子無辜已入

死籍而力爭得活者千萬計余聞其事每為之哽咽及與仲彬遊見其門庭潔修襟宇瀟洒雖閽僮騎厮亦無苞苴腊膏之相雞鳴而起從人問民疾苦事功書於册不行不止余謂仲彬之才猷德量其清嚴堅明而不浮滯行事可以及人人喜之不鶩不厭苦而用舍關於世之有無皆庶幾乎吾之所取於冰者由此道也他日益出而發祥於時流澤於民名揚謦洽疏瀹澡雪而歸濯纓於冰谷之泉晞髮於冰谷之林挹冰谷之流瀣以為

茗漿發冰谷之清冷以為醪醴嵇陵之居游名流勝士有如太白者聞冰谷之風而來則與之清談雅歌懽遊樂飲以終日豈不出處無愧而身名兩適也哉仲彬曰吾顧也因書其語於冰谷之壁

文溪記

明之北四十里而近有溪曰文溪郡誌以為山水掩映碧而成文之名也學佛者本暢師愛之卜隣而居久而情誼聲跡與溪相馴人之自遠外慕師而來者亦號師

為文溪焉余嘗詰之是溪之初本無無即名之者也而不害其為溪自夫人以文名之而愛始生愛生則人不能忘而是名且將為溪累而溪又以累予何如師曰吾何以知名累之有無乎哉吾以一身寄於空虛混混乎與衆幻俱馳與羣有俱休饘不可無食也而擷於溪之毛不可無飲也而掬於溪之泉暇則杖溪雲而遊喜則藉溪石而謡吾取於溪若是足矣而何知夫溪之為我我之為溪乎而何者為名何者為累乎且吾久之殆將忘

我豈惟忘溪又將忘人而人與溪之自不相忘則吾又何容知乎南望驃騎出疆張將軍意子中書郎齊芳之所隠西背闕峯吳侍中澤故居在焉北引達蓬土人相傳秦始皇常登此山謂可以達蓬萊而東眺瀚海方士徐福之徒所謂跨溟濛泛煙濤求仙採藥而不返者也俯仰二千年是溪之左右前後汲汲而趨者非以全身則欲適志當其盛强恨不疾鞭而先秉燭而樂今其遺存幾何庸詎知陵谷猶未變遷之間而吾區區者乃獨

得而專之專之復幾何而能不為衆人之所晦是豈不可為慨然而思廓然而悟乎而吾與子皆可以忘言矣於是余聆其說喜師道之將成而離於名遠於累不久也又嘉其言之足以達其意亦如是溪之不期於文而文也遂摭而述之以為記

西村記

古之達人以宇宙為鄉閭江湖為室廬雲物為軀骸丘壑為心胸故有離形獨立逃喧長遊彼其去於人情遠

矣而禮法之士訾之曰人之能免於禽獸之患者以有羣也羣羣而能安安而能久者以有居也而可一日違哉之二說交相攻彼陋此為拘此駭彼為孤雖有所辨無以決其是非惟仁人君子之論則不然於其安而不遷而有懷土之戒於其往而不返而有首丘之勸故自周公仲尼以來雖以怨如屈原蕩如相如勇如項籍流離顛倒志氣百折而父兄桑梓之念終不能以相忘而况循循然者乎東平樂君廷玉清材美資仕江南二十年

江南之士民愛而懷之慕而親之廷玉亦諳其土風而喜其政之易敷也欲去之不能余嘗閒行過其居見其居扁書所謂西村者而異之廷玉曰嘻吾東平先君子之所廬也吾家自昌國君有籍齊趙間子孫屢徙而東平之西村自亳而東三世矣其鎮有三山之秀且崇其浸有泗汶二水之委流其聚有陂池塲圃館榭之勝其業有耕蠶釣弋芰荷榆棗瓜蓏之入其俗有宗姻隣黨歲時伏臘遊眺讌歌之娛自吾來南此事遂廢每好風

隹辰未嘗不矍然觸以避慨也故吾以名其居庶幾時時見吾西村焉余惟廷玉之去西村而仕也將以行志仕而不忘西村也所以存本其出處去就合於仁人君子時中之義而無拘孤一偏之失推是道也知其心無所負他日雖寄千里托社稷可也於是知廷玉者謂余之言慤而期廷玉也遠請書以為西村記

秋山記

宣之為州州之居人多因山以為勝而鼇龜峯亘州之東

南於山為稍高嵇法師之居所謂秋山在焉元貞乙未歲之六月法師與余相遇於錢塘西湖之上常道其勝而不得詳也曰子姑以意為我記之余謝唯唯越再月余來宣乃始得登鰲峰而訪秋山之居則凡州之勝溪山城堞樓臺阡陌郊廛風物之狀無不軒揭呈露一一趨集於檻席之下余為之咨嗟笑詫以為茲山固造物者故為設之以供高人逸士之所棲玩法師曰不然吾與子皆適值其逢耳蓋夫鰲峰者雖高於諸山而當春夏

之時紛華蔽遮塵囂往來吾居之所欲攬取以為玩說者雖有智力無所得施迨至於秋而氣之暄者爽然而清物之壅者豁然以流故非分之娛難致之美不謀而獲無約而赴又夫秋之為言收也天地之間取數過贏者有時而收焉吾宣州盛時聲馳勢奔家公戶卿山之幸而附於其旁高者風臺天榭卑者錦林繡谷兵爭以來忽焉而化為風煙返為丘墟異時衣冠鐘鼓之區但見寒螢野燐幽蟲過鳥相與窺遊聽承於荊榛草莽而

已故夫彼之滞於實有者既盡而後吾之寄於虛無者始完雖千變萬化而要其終焉吾豈患失吾秋山者乎於是余聞其言中心翛然亦若有所遺失嵇氏世有仙種而是時陵陽琴髙諸仙翁之迹往往而在法師方以道術名行見重於時倘可以求其人乎

中枝山葬記

剡源中枝山之葬起我先考府君以至元甲申季冬十有七日允穴震向又明年丙戌伯考府君卒以仲冬二

十八日祔葬先考府君墓右旁山為穴五後壁三用嵬尚右最右穴葬伯考府君穴居中又次虛穴為左遂稍前左右各虛穴一外曲角如員形内皆甃結磚槨仍實土以待他日右男左婦而祔焉余家初絶貧來榆林又日淺又連歲遭大喪然不敢不即葬葢幸既有中枝山而家世居喪不用俚俗禮無緇黃濫費鄉隣姻友奠賻所入咸可取資以故僅僅得以成葬又古禮士葬踰月隂陽家放其意葬在百日者不問凶殺故自初喪即極

力治葬具無他營以及於事又江南山稠水廹難用中原昭穆為穴穴多者惟以磚槨隅分左右中枝之祔穴不先甃結則後不可動每見世人有餘資多買田而不蓄山蓄山又不可用於葬比居喪不惜資財以供雜祀廣會以沽兒童婦女之稱譽久之心移力倦不暇能葬而昏巫謬史拘忌禍福之説縁之而人有三年五年十年不得葬葬又鹵莽知後有當祔而不豫為穴至於臨時穿鑿崩損驚傷先人之肌骸為可恨也故為記以戒

吾子孫毋怠

丹泉墓記

葛翁煉丹泉處處有之人或疑焉余以為神仙家竒詭變化之迹何所不有而獨疑於丹泉之是非不益隘乎而儒者遂謂世上并無神仙則又過矣世之言神仙者主於長生不死就能長生不死而其人無益於世則是天地之賊造化之蠧何足以為貴嗟夫世不必言無神仙假令必不可無必自有一種忠孝人為之余聞葛翁

當英雄蠭起之秋而能不慕高官厚爵姑取荒遠一微
潦求丹砂以便鍛鍊又所以經營辛苦專欲為人開迷
除患而無絲毫沈酣豢養之慾此其天資去流俗人遠
甚雖不成丹得仙何疑番易銀阜之丹泉亦相傳為葛
翁所汲里人葉士心葬母於其旁而結廬焉如將終身
既而部使者嘉其行拔以為左史士心清通謹恪與物
無競自其長其朋其游其所知一一俱以孝廉稱之於
是各為丹泉之歌若文以發士心之微非所謂孝子不

匱永錫爾類者耶余惟士心方為世用以不可虛之器逢不可失之時為控弦擬彈礪砌規劃不當遽以方外服食之說自蔽他日功成業就辭禄而歸尋隱居之初服竟揚名之終志螭龜表前翁仲植後使軒車駟馬取道於銀阜之下者瞻題目竦誦辭心肅曰於乎哀哉葉母夫人之墓不亦善夫事驗請賀余為知言因以為記

唐畫西域圖記

唐畫西域圖一卷卷凡四則每則各先書其國號風土

不同而同為羌種畫者又特舉其槩每國畫一王而一二奴前後挾持之王皆藉皮坐於地侍者皆立一王掀掌倨語員皮頭帽如鉢項組鐵下垂至藉皮服衣裘牟脚鞾冒懸一員金花一奴小員皮帽歛袂受事一奴曳幕羅手上下奉酒壺若俟而進裘鞾與王同者蜀郡西北二千餘里附國良夷也一王皮韜小髻餘髮垂雙辮如縷皮裘玄鞾微觧袵交手按膝一奴布韜髮餘垂獨辮朱裘玄鞾者吐谷渾之南白蘭之北彌羅國也一王

烏氊冠如首絰上標白犛牛尾旁䌫二雕翎皮裘朱帶
玄屨綠襪二奴一冠飾裘帶屨襪與王同而紺緋一紺
帶素襪而朱韠者又西於白蘭數千里佇貶欲歸國也
一王二奴皆椎髻王白皮裘黃毛韠坐而僂指數曲奴
青襦黃屨者拍手為節而歌面有酒色丹襦皮束項者
與王目同右注而盼衣皆及項者又党項之西千碉國
也所藉皮或毛或不毛色或素或淡紫或絢畩成紅波
人物膚肉溢生紙面顧揖向背動止遲速諸態覲之變

然如生餘器藻鏤精潤功參神鬼不可探度余考唐史諸國名俱不經見當由史官追書不能諳知當時事而當時來朝此嵬瑣者混居羌中亦無特出名字故若是淺淺不著此可以見唐治之盛而為國大體正不必當然也令人常恨生世不如太古生太古時風氣不啻如是而已無官府而能不亂無城郭而能不危無宮室玉帛魚肉蔌蘱而能不害其為生誠可比於不雕之朴矣乎

崇勝寺長生燈油局記

余兒童時遊錢塘三竺與學佛者往來聽其談無生謂其師教人以得道滅度為樂而憫世人貪生怖死為可惜令持所聞以疑之以為死生之道如晝夜佛氏專於無生為有夜而無晝老氏之道專於長生為有晝而無夜惟吾儒之道如是而生則不苟生如是而死則不徒死為有晝有夜其啜啜而不能一邇來驅馳五十年科名利祿出入是非之關兵革饑荒呼吸存亡之機可謂

沉酣饜飫心欲休而迹不寧者數矣乃始時時避逅山林方外長往之流雖不能為其學見其逍遥自在意不能無感動若其徒之說以佛氏之道光明瑩徹傳於諸老先師之潤色而不可滅者為燈發之以堅忍滋之以精苦散之以慧悟其初甚微其末甚熾故有一燈萬燈無盡燈之目學者存而求之無所窮其想像慕愛則為之宫室焉而東之於躬為之儀像焉而肅之於目為之鐘鼓焉而震之於耳為之梵唄焉而嚴之於口為之芬

香焉而溢之於鼻諸事具矣乃復為長明之燈焉而洞之於心情文周流中外融朗余然後知其徒之學於其師所謂無生者初未嘗無生所謂滅者初未嘗滅而余所疑特未盡也固海宿雲山崇勝寺起廢既久而經室法筵之燈尚復多缺有元時師靜秀而敏於事慨然出私資買田若干畝以供其膏液燃燎之用名之曰長生燈油之局曰吾祖之光明何事於此抑私為吾宿雲謀則宿雲之燈庶幾可以永久不絶余即其名嘉其多賢

徒而愧吾黨之不及且又感於疇昔之言遂書以似之因而為之記

山陰慈恩院法華會記

一介之夫有未嘗學問於儒者之道而能輕死生同彼己置紛華勢利為不足顧惜此可謂之難乎曰不難孟子嘗言告子先我不動心今之學佛家嘐嘐然守其師說枯坐於山林深阻之中引一世趨之不為勸羣千萬人排之不為阻者皆是矣非徒若是而止充其道雖使

虎狼跑前蛇虺躍後決無有心怖而色撓者自信之篤而物不能動也世之不為其學者持空虛而議之平居暇日皐比麈尾瀟洒振迅豈不亦有一日之勇少遇得喪如鴻毛四肢百體皆不自保而惟物之聽此猶不足望告子而何敢附於孟子之門則其勢輕而力屈固不為不幸也越之浮屠氏義方善權及華蕃孫諸人相與為法華之學於山陰之慈恩院月朔望率其黨羣聚而合誦焉既而鬻之者滋廣又裒資置田收其入以供薰

蠟湯膳百須之費經始於大徳元年六月迨三年五月而介其士大夫來謁記謂將鐫之石以傳永久余方愧嘆其道之盛顧反待區區之言而傳也然余困日久日為吾學者不望其用吾言而佛者之徒殷勤而求之所謂其道之異於人大抵皆此類也遂為登載歲月本末而略發孟子告子之異同以求正於越之君子若夫資主氏某田數若干别具諸碑陰此不著

寳陀山所見記

明州昌國之東絶海有島曰寶陀山相傳觀音佛之居
邂逅大人長者以誠至其居地則必為見光明富美瑰
怪不一之相於岩洞間值其不肯見求之百端卒無有
也至大元年正月十六日今肅政廉訪司僉事阿勒達
公以渡海賑飢至寶陀觀音凡再見初見彌勒終見本
像金輝玉質洶湧絢耀珠纓綉帨纏繞燦爛從行者書
史南陽李玉君璋括蒼李惠迪吉及僧官李主駋僬氓
庶緇素蒼儒同矚異肹駭眩驚怛稱意滿欲歡喜而退

惟佛氏之道非儒者所敢知然其大歸主於慈悲救苦又時時出奇示幻要皆使人除去妄想而不趨惡為合於神道設教之說而僉事公天性清穆於朝廷為至親尊屬其來明州先聲所臨山海震動詢災恤荒靡憚艱險不貸魁桀按行之處抱馬足投牒訴寃者日以百數人人得吐氣去非誠心救苦除惡何能至是是以幽明感通神人欣諧如昌黎望衡岳而陰雲開東坡禱文登而海市出中庸傳曰至誠之道見乎蓍龜動乎四體云

云故至誠如神寧非然耶寧非然耶

損菴記

普益師之居在吳州東南海上少長走四方得於大浮屠之有道德者數人其說不同大要皆教之去益以為損及是投老於錢塘之淨慈而名其居曰損菴而求文於余余曰子之師日夜教子以損而又益之以吾之說乎則大笑然求不已乃與之言海夫海難言也其廣狹淺深非人之智計所可測也昔者子之所居僅得於海

之支流餘浸而非海也方其汎然而流漫然而浮汪然
而經途越港穿塘埭泛陂澤飈馳而來霆突而奔雲蒸
而盈者海之瀰漫衍溢而非可以為益也及其忽然而
休去之沉然而不可得前舒而後洩東決而西瀉者海
之斂藏消縮而不可以為損也非徒如是而止葢嘗静
而思之海之為物澄清停蓄終古一息春不加盈冬不
加涸輸之以湖瀆淫之以霏潦而不見其無所容漏之
以尾閭爍之以陽烏而不見其有所竭學者之於道亦

然慧如癡魯如敝無所不為也如無所為無所不能言也如默無一辭彼其知已之有可損是猶未離於盖也惟無所事損則併盖而忘之今有人勸子勿多食者必嘗傷於飽者也以辭千金無德色者必能輕千乘者也於是普盖師闢之洒然笑曰子言辯矣凡吾之所以自名與吾師之所以教我者皆贅矣姑為識諸壁而觀之

竹溪道院真武祠記

人之氣盛則鬼神為之輔道勝則物之助之者多此理

之當然不可以常情窺俗論定也余嘗怪儒生談幽明之事凡在先民所常言輒棄不信殆不深考其故而冐臆決之蓋上古鴻厖之初蒙僛方相之徒固憧憧然白晝與人並行於途而莫之禁也於是有祭祀卜筮於是有祈禳祓除於是有誓盟詛祝其於鬼神既察之不置而謂之非常言也何居横山道院真武祠本經始於竹溪董公祠興而兵功用靡究其子宗元徙横山廢材增剏於其居之東遂以竹溪道院立石而書來財源曰願

有記按真武即北方玄武神於行用水於卦起坎於次起斗登三辰六氣五岳四瀆之屬已皆應祀而故牒相傳其神為人時先修道武當山中四十餘年然後飛舉則是列僊之流有功於世以受報享且禮言有其舉之則莫敢廢安有祖考之命人得通祀而法所不禁而可用一切毀之初竹溪公之父弱冠游錢塘遇黑衣道人於蘇堤茶肆坐間玄論蜂起授以養丹要旨及役使風雷秘法時年少不免有功名心姑藏之未深信也尋之

永嘉從孫先生學易多年回值天久旱取前所授法炷香籲禱須㬰有白虵蟠几大雨如注人始驚異而猶未以為好垂老倦遊歸休山林自號松岑居士黒衣翁復見於夢賜以詩一章有鐵皮鐵褌鐵團圓句年歴八十五不疾而化至竹溪翁西遊亦遇月蓬道人者朝行天門市中贈言彌切自是繪畫真武像展禮無怠靈旂英槧數數常或見之迨家用日充而有横山之築宗元不敢替斯諾也而終竹溪之役一門三葉前基後構昔張

子房得法於黃石公而祠之比其没也後世猶祀黃石不絶隂子方臘日晨炊而竈神見祀之黃羊子孫因世臘祀黃羊史冊皆誇稱之以為隱逸之遇慈孝之感今竹溪之祠尊於黃石而倫於臘禎祥福澤又復相類謂之氣盛而鬼神輔道勝而助之者多豈非然耶山川風物古今人情不相遠安知世無班范大手筆者為董氏書之是為記至大已酉歲季秋四日

順寧菴記

奉化大小萬竹之西登岱山之陽其支之聳曰茭湖其滙之秀曰錦溪風煙囬還林樾蓊潤處士徐翁之居在焉於居之西不二百舉武為之丘壠曰吾異日倘獲夫婦同室於此即吾事畢矣既又為之廬舍以嚴其守護既又選羽流以勤其展省斥禾田以久其贍養若是於人世之所須可以略備而一日請名於余余名之曰順寧嗟乎人之死生大矣生也必求所以無愧於生死也必求所以無憾於死然後人道盡而天命得彼莊周荒

蕩之徒視生也若浮視死也若休故為其學者至於楊王孫之躶葬劉伯伶之荷鍤則已太薄有愛之者珠襦玉匣石槨蜃炭茍可以用其厚無所不至蓋皆過也惟關洛諸儒之說以為人之受身於天地如受命於父母生幸而無過則謂之順死幸而無辱則謂之寧是其百年間兢兢凜凜不容有一日之暇逸故樂正子下堂傷足而數月不敢出曾參易大夫之簀而始自安以為得正而斃余家去登岱不遠南北奔馳睨乃方背一巢以

託風雨何問餘事聞翁持家生理種種預備為之欣嘆

自今以往優游篤老益務謹行止以教鄉黨開問學以

興子弟使荽塘之枝棲為鸞鳳錦溪之瀾躍為蛟龍庶

不負余之言哉

西原菴記

西原菴創於奉化禽孝鄉銅山西足翁師之塔在焉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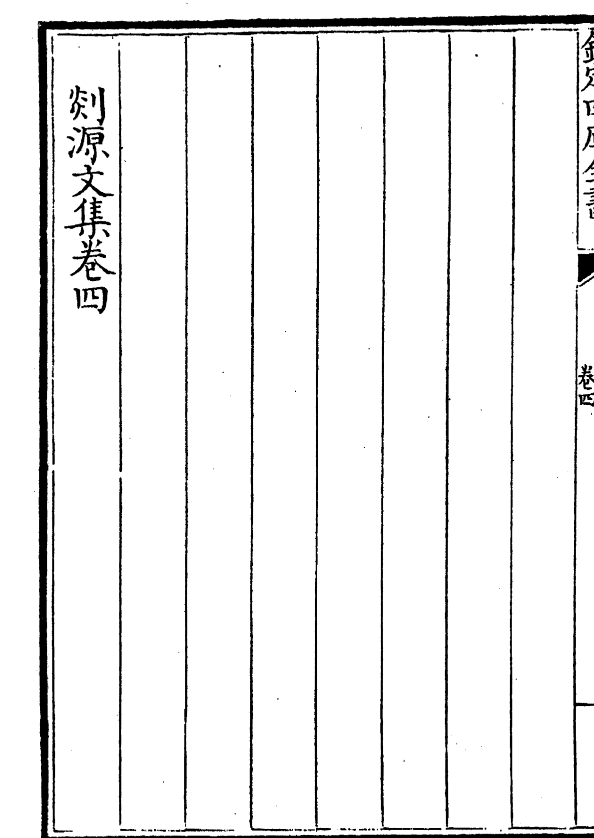
翁師諱德麟字足翁許氏剡源人剡源有古剎曰西峰

圓覺寺十四歲投其主僧一公為師稍長縱游廣叅卒

得法於天童無際派公遂主慈溪龍山三年次盧山六年次昌國晋慈八年撤晋慈一新之次奉化岳林三年次昌國吉祥四年余尚書開奉化岳林住持一年即退歸鄞育王關主主育王一年退主鎮江焦山四年辛未十一月二十八日索筆書偈辭衆而逝師生慶元己未至是七十三載矣逝既用天竺法其徒介文自焦山捧骨東歸余尚書之夫人魏氏捐山三畝令介文塔藏之是為西原既而其徒之長清萃及其季介文介逸各出

私力爭買山麓拓塔疆崇塔亭又宏屋室以備歲時朝夕展禮若祝釐報本之事是為西原菴既而於塔之左右續二塔以濟他比丘之不忍棄其骨與諸人之亦用其法者祔窆於其間既而其季介石捐家田五十餘畆歸菴以助饘粥香火之須既而告諸有司以西原菴立籍使其子孫自清萃而下世世以次傳之如是庶幾可以堅久不壞而介文介逸介石不幸相繼喪清萃煢然耄衰盡力於西原菴不少懈惰顧其嗣惟如紹欲以西

原之事傳如紹而來請文曰願有以記之嗟夫人孰不死死則無復可念此世世達人皆知之而况於學道者乎然為人子孫則不得若是之恝故為之蓋藏為之展息為之衛防蓋人心之當然而孝慈之道在佛氏本不廢也足翁師有語録行世焦山辭衆偈尤峭潔僧林皆能言之此不著



剡源文集卷四

剡源文集卷五

元 戴表元 撰

記

會稽唐氏墓記

古之時生而閭居死而族葬故其人敦睦重土昭穆百世而宗不遷文禁未繁而侵欺爭奪之訟不興後之時國無世家鄉無禮俗有能僅存而不廢者非上之教益係乎其人焉降及近世風俗益衰吾觀於士者之家而

三世不別籍者希矣一命之貴適集其躬歸視父兄之居若恐不足以容高輿旋乗馬悶悶然思更之至擇葬也則不求安死而求利生拘忌隂陽之説東奔西馳故有禰踰祖支破宗形侵勢攘智謀力奪無有厭極既其甚也有出疆逺卜非殯非葬世之子孫疲於展省而併失其故封者矣有壤地相交與鄉人爭尋尺之畔而興無涯之獄者矣於乎人生而羣不可以無居也死而掩之不可以無葬也先王公爲之制而人各不失其厚後

世務厚其私而行之胥陷於薄有感之士得不懼而圖

哉會稽唐氏為東南閥族譜牒絲牽繩聯數百年不私

入其家累世合居一門之中隱然成小都聚斯既賢於

人矣其遠祖通議大夫之葬在山陰縣旌善鄉之古城

山寶祐中有私致其家之券於鄉貴人節度全君者全

君以閒壤納之久而知為通議之墓城也瞿然曰得無

有議我者乎俾守隸詰其樵蘇而通唐氏之洒掃如故

越二紀會通議之七世孫班謀於宗老引義致書以請

於全君全君謝而諾之竟還券唐氏且為寫圖形標界
石以信于唐氏如法於是會稽之士大夫賢唐氏之子
孫不散其宗能守其身而孝其親復故物而光先猷也
曰凡有家者不當然乎又賢全君之復券能下勢於舊
族不煩有司以禮信質成仁人之親而錫之孝也曰凡
處鄉者不當然乎事成唐氏遂識本末刻諸堅碑以著
不忘全君之德以示後人使知為子孫而與人以先世
之丘隴與受之者皆義所不容而法所不許以余之嘗

學禮也書來請文以繫於碑陰乃述其槩而授之其歲月先後步畆廣袤則唐氏所識詳焉

敷山記

昔余嘗讀晉人絶交書誓墓文心誠怪之以為諸公酣詠山林沉溺鄉井亦云過矣久之歎曰嗟乎士大夫心知材業無所益於時寧出此焉猶可矯懦激頑哉然此事負者亦不易為則好義之士又有為之裒工穿磵致鏹買山以成其高者若吾家處士之於吳中符山人之

於襄陽風流客主天下兩賢之而今豈復有斯人乎庚寅之冬過吳興姚子敬于杭子敬傾然為予道敷山之事敷山者西於吳興十有餘里山中卷外截水罄折行平原茂樾間左右之徐山杼山挾敷山而蹲敷山之前蒼峭亘連圭起簾伏望而知為美壤也然已入於勢家莫可物色更累十年子敬之隣有曹君者始售而有之既克有之則以予子敬初子敬欲規一區之地以居久矣而不敢望如敷山之美也曹君曰敷山之美我幸有

之子貧而賢我以成子子敬曰我誠不敢望敷山之美也而不敢不成曹君之義且吾親年髙他日倘幸以為壽藏而築室讀書於其側耕漁以給口藏修以養體詠歌以舒志洋洋乎曹君之賜吾事畢矣吾聞之驚喜夫子敬之所以得於曹君與曹君之所以知子敬視古人何遠哉雖然曹君義人也子敬非材業無所益於時者也予未識子敬時凡從吳興來者誇子敬不容口曹君亦用是賢賢乎及既識子敬乃恂然一儒徒清苦刻厲

議成而言慮定而動其不負敷山審矣然則曹君不為
傷義子敬不為沽惠也雖然子敬材誠高業誠良知子
敬者或不皆如曹君之真將有結駟千乘兼金束帶問
途於敷山之下是吳興之榮子敬之達非敷山之得曹
君也子敬曰吾何暇於是抑子之言為懸姑為我記之
吾將自書以鐫於敷山之石子敬名式曹君名元弟名
浚者字資深名淵者字子澄余刻源戴表元字帥初庚
寅之歲是為某年謹記

戴氏剡源張村葬記

嗚呼我先考府君以寶祐丙辰葬我祖考府君於剡源張村之長錫奥山十八年為德祐甲戌而我祖妣鄭夫人卒以其歲自金陵官舍轝載歸祔葬我祖考府君兆西又十年為至元甲申而先考府君卒卒前囑其孤表元曰昔吾葬吾二親於此踰家三舍人皆以為遠雖吾亦以為遠也今脱此持空身來得與汝等同廬居衣食於此朝夕如見吾親焉昔吾得數寸之壤纔足以為墳

甲戌之葬吾以金陵賻錢而易諸隣縣逮今計之為畝幾累十昔吾之貧愈於汝家無守人視護不時今山有毛吾手所自樹亦且向拱不言而封之樵牧不忍至吾於蔵吾親無所悔惟是餘壤之未完心猶歉然表元拜而請故則申囑之曰吾非多求也吾長錫山之顛在兊顛折下虵行數千步而屬于家者吾既易而有之長錫顛之表少右而東復有顛焉曰望春尖望春之小支垂為𧈅𧎓曰天厨畢之右又從庚顛分垂高支披之益

長以抱長錫長錫之左曰郭浪嶺郭浪之左其顛與天
厨齊如二肩垂支加髙而長綿綿延延其將停也廻岩
峭壁駐于艮溪曰青梅潭青梅天厨之間巉礀砂磧不
堪往來有役于山者往往取逕冢下儻幸而盡有其處
嵌者為獎陊者為畚以寧吾親不亦善乎甲戌之葬力
可為矣而不暇今暇而力不給奈何顧吾家有壽種吾
父丙申八十吾母庚戌八十五吾庚辰今方六十五年
若盡吾齒必能成也小子識之於時見先考府君語訖

泫然欲泣於乎安知語出不旬月遂竟爾不祥乎蒙天之罰不敢死既以十二月十七日前卜葬我先考府君于西二里中枝之山又二十年頼先世遺澤凡所欲於長錫左右青梅天厨間不畧備表元幼愚逮事先祖考妣祖考府君寛慈朴謹君子也於雲臺府君為同祖兄弟祖妣鄭夫人聰敏精書計於鄉貢進士諱一枝字善甫為同父妹雲臺府君以毛氏詩起家官四方晚始貴於朝祖考府君不及卒業故先考府君學於外家以外

家之學學賦學成復以教表元戴氏起雲臺府君以來
仕者三葉其以賦學决科則祖妣夫人先考府君之為
也祖考府君有子五人先考府君在仲最愛祖考府君
始疾以夢諗先考府君曰屬寢於張山甚燠而安我死
汝必以是葴我既喪在殯先考府君於近郭之山但號
張者靡不如也率不合既而踰信宿不歸家人惑焉一
夕忽自歸曰有剡客與我言問其居居張村吾欣其名
懼失之因不及之告而往往而覩一麓甚美與吾父夢

合也吾其圖諸然而無資則往謁館於大姓許將教授其子弟既館詢其麓乃楊氏之麓也房而隸之且累十主先考府君以誠謀於許曰公能以館我數年之資假我使吾親得成塋自兹而往吾悉心力以償君如約焉許亦長者惻然相成用其資佐家之所出者分致累十主又曰具醴食人求其諸殫勞竭瘁迨於畢也肌顏槁削而後得塋也於乎勤矣人子於親得稱善先考府君之勤不可沒也若先祖考府君之隱德祖妣夫人之教

與吾子孫之得居於剡源者皆不可以不知也苟知之不可以不念也表元因齋沐追記其事梗槩于冊以示後之人大德十年丙午十二月朔日孤表元謹記

小方門戴氏居葺記

小方門在奉化治南二里許寶化山之隂戴氏之祖居之戴氏古大族從漢晋來比比以學行顯重關河間而居江南者莫著於剡剡與奉化相犬牙譜系宜近然昭穆不可得而詳矣小方門戴氏始於八代祖曰九府君

妣曰趙氏夫人七代祖曰十三府君六代祖曰十五府君妣曰徐氏六夫人皆塟龍潭宣公石橋山九府君之塟據横坳面左地理家謂之斬關穴十五府君之塟臨低坳面右謂之盡龍穴也惟十三府君迷其塟當在衆兆中不能定十五府君始定居小方門遂生三子長諱果居忠義仇村為仇村戴氏祖次諱昇居縣東郭戴氏花園為花園戴氏祖又次諱暹曰廿六府君仍居小方門塟龍潭山高坳亦面右為小方門五代祖妣曰劉氏

夫人事具崇寧閣石碣生四子長諱宇曰六四府君妣
曰陳氏夫人顧氏夫人塟小方門西南樟樹灘府君性
寛良長者嘗以衙前役服勞縣庭一年故平決鬬諍
譬釋勸諭而解者無慮累百家役满日縣大夫遣子弟
擁藍輿簪花帽以華其歸樟樹灘距家七八步其塟有
崇阜左拱水縈縈環之龍潭廣度石棋盤諸山趨迎顧
揖皆合地理家又謂之冠帶穴也是於表元為高祖次
諱宏曰八十府君再傳而絶又次諱實曰八一府君居

小方門西宅為西宅戴氏祖又次諱寘曰八二府君居小方門益西洗馬橋為洗馬橋戴氏祖六四府君生六子長九一府君諱顏次九三府君又次九四府君又次九五府君諱辛貧而極孝讓又次九七府君又次九八府君諱克順九七府君去居鄂餘皆不離小方門而九五府君於表元為曾祖以六月十三日卒妣曰六一夫人以五月二十五日先卒同日塟小方門東北王家塘青墪青墪在田隴間異時族聚盛田皆戴氏物墓有封

樹令屬單居遂萬一顧視之不周將為犂鋤所及吾子孫不孝之誅何以自贖九五府君生三子長萬一府君次萬四府君皆絶又次萬三二府君諱汝明字叔晦是於表元為祖始去小方門别居坊縣緜綿行妣曰鄭氏千十夫人諱如玉初六四府君之六子有十二孫九一府君之季子諱簡字簡之最後以毛氏詩為待補太學弟子員一人九八府君之長子萬廿九府君諱杰字顯仲又字良英太學上舍附甲戌進士乙科仕至宗學武

學諭出倅溫州終於奉議郎主管華州雲臺觀次子萬三三府君諱[illegible]字懷英魁丙子鄉貢終於禮部特奏名其子譙四府君諱顒字平甫復入乙未太學先祖府君獨朴魯有至性兄弟間以房院擁隘羣議出婿于鄭夫人夫人善父先生諱一枝妹也善父先生以詞賦教授里中有重名鄉舉十四人時預其髙選鄭夫人督警又嚴甥孫緣外家故始皆改用詞賦業府君生丙申七月十日亥時年七十九卒甲寅十一月二十七日夫人生

庚戌五月二十日辰時年八十五卒甲戌八月十二日

剡源張村别有記府君生五子長再十六府君諱滐字

黙叟性貎酷類先祖舊法中朝官三歳得牒上其族子

弟名之在緦功親者試國子監試中補國子生府君以

伯父武諭牒至杭試一不中即罷業晚歳自號拙逸居

士生庚午五月六日辰時年七十七卒乙酉八月二十

一日妣曰袁氏三八夫人生丙寅八月十五日子時年

五十卒乙卯九月七日次再十八府君諱灝字商叟生

庚辰三月二十九日夘時年六十五卒甲申七月十九日次再十九府君諱頡字子美次再二十府君諱南一字梅叟次再廿一府君諱須凡七孫在者四人而表元由居士第三子為仲父後兵燬無所歸已夘竟歸剡源張村東二里榆林尋奉二父𦵏榆林西中枝山袁夫人之殯則尚寄小方門西南二里張山下陳家園先兄桂二府君兆東旦夕當卜榆林附近之壤而遷焉表元因念為兒童時隣巷無過從旬日必取間道歸小方門問

父兄宗黨舊事頗知未離析前諸房鳴鐘會食縣南軒
益惟吾族及王趙二家常相往來花園之族歲一見仇
村之族大慶弔則一見花園後雲臺公三十年有六八
府君諱鑫字淳父亦用毛氏詩自太學上舍附甲辰進
士第釋褐仕至承議郎太平倅七九府君諱嚞字良父
太學特奏名廸功郎主新昌縣學益纔自表元得通家
展敘龍潭墓有山租錢若干緡麥若干斤每歲一人以
其租具清明祭祀祭之日小方門西宅洗馬橋坊郭老

稚傾室來羅拜墓下拜訖餕祭之餘歸舍復治酒數行果盤食飣雜饌如式富不敢奢貧不敢陋最後湯餅一箸而散闔族聚會歡諧自以為至樂花園比仇村絶近亦不至其旁枝居結﨑者榮一府君諱履字元泰又字行之以詞賦入庚戌太學成三舍正奏名榮五府君諱元春字仁長辛酉鄉貢每與表元兄弟語為之歎息故表元自金陵歸即先復小方門特奉公故廬而居之漸欲增墓田廣宗譜力不暇及而止惟奉化戴氏甚繁至

於明經入學决科登名獨小方門為然祖德深長未易
俄測而後裔轉徙方張莫知本始鈌於糾合失今弗圖
後悔滋甚輒盡所覩聞登載簡册以示剡源子孫并錄
副本使小方門坊郭西宅洗馬橋仇村花園之盖後於
表元者通知而總其名曰小方門戴氏居塟記

計籌山昇元報德觀記

人與人相羡羡而至於不可及者以其能也而有能者
不必富且貴能矣富貴矣而於物也必勞盎有以命世

之英王侯卿相終身之榮而不能得山林隐逸一日之樂兼其樂矣而人之生必有死死則羡者始窮而人之窮者欲不可窮也而神仙之說興焉神仙者於世之能不足為於世之榮不足有於世之名區勝壤彈人力所不能至者空飛幻出無江湖之阻寒暑之變資糧車馬之煩而皆得信其所往又能長有其樂而不死於乎是豈不知可願哉然自秦皇漢武以來疲精畢歳以求之卒無見者而幽閒荒寂之濵枯槁之士往往有忽然而

遇無意而得者焉余自有四方之事及經喪亂所至見佳山水不一每從樵夫獵人訪知為古來名跡則為之徘徊瞻眺不忍舍去所居敝廬抵道家所稱四明洞天者遠無數舍歲時過之蓬蒿沒人猿𪔵宅焉私歎安得瓊臺玉宇者而辱仙人居之乃聞吳興山水清絶之鄉有計籌之山當餘英之東南古禺氏國之要衝崇峰秀聳峭立天外而棟宇雄嚴與其地稱竊欣慕之問山之所由得名則地志以為越大夫計然嘗登此山籌度面

勢以營隱居久之道成躡山顛危石乘雲而去至漢而葛玄煉丹其上故常有雲物騰騰然護其丹穴天朗夜清吳人候望金丸之光以占豐年問棟宇之所以盛則初也有壇尋丈以行鄉民禜祀既而壇廢既而復置為常清觀宋紹興初和國楊武恭王即觀之故而新廣之始有肖像之殿退食之堂棲鐘之樓巢經之閣與凡所以居止供具始莫不備問居之之人其居之所以能久則當武恭王時亳有祖君慶章王賢其人以禮聘居之

為致永隆仁和之田為頃畝二十有八武康之山為畝
畝五百以充其用乾道丙戌之春太上皇為枉車駕幸
其山中又為内出御書經及他錫賚為寵祖君之後始
改今額為昇元報德而居昇元者一軌祖君之道最後
得當塗杜君道堅王之五世孫顯祖賢其人又為致山
壤之田并昇元若隸昭忠廟者為畝畝千又有所謂科
儀田經始於祖君以來諸人至杜君益成之為畝畝二
百山為故而田如先其山川若是其人之為也若是而

昇元之美始完余嘗思之夫何必為仙人翺翔是山之中而後為樂誠使憂患不加毀譽不至得為昇元之徒採是山之毛以為衣挹是山之泉以為漿已不翅王侯卿相所無之樂矣然吾聞神仙者不遠人日與人居行而人不知不必專在深山窮谷之間亦不必以世俗心窺之謂其欲長處以自全今道家言神仙宗老子雖於計然也亦云得道於老子其事遠不可知而吾讀老子書有憯然憂世無憀之心其言忌取物多以有身為苦

將憂人之憂而自為者樂乎抑皆其無憂而後能樂乎
它日余持此説也從山中之人叩而學之

程母二夫人祠堂記

自宗法廢士大夫不幸而無子則取之他宗比其諱之
也縁飾覆護若固有然余獨見蜀鶴山髙魏氏台西澗
陳葉氏合二族為一家歲時子孫衣冠朱紫通祠廟聯
昭穆班拜齒坐上不誣其祖下不没其親如秦漢前分
注別籍而相展敘者禮有縁於人情可以義起其謂此

類哉江東醴陵教授程元憲見余言其二母氏之事元憲故弋陽鄭族而貴溪程出也程夫人之父禮兵曹掌故用經術兩貢于鄉入太學釋褐稱江南名儒委家政於翁夫人程夫人為女甫十齡輙能代二親經紀中外事化艱險為饒裕既長適鄭鄭亦益睦當是時程夫人之仲弟今將仕公之夫人邵氏亦賢淑嫻禮度與程夫人相善縉紳間號孝義程家憲府嘗列上其事乞褒顯值改物不果既而邵氏無子掌故公夫婦年且七十每

享先廟卻顧深念憂形顏色會甲戌歲程夫人携諸甥
歸寧見元憲方戲奇之曰必以是為吾賢婦嗣且吾女
雖鄭歸程氏家由吾女而立不可忘程夫人以姑婿辭
明年程邵二夫人相繼卒掌故公夫婦固請于鄭得如
言以童孺持喪行服乙亥秋九月也後三十一年當大
德八年甲辰於是元憲歸自醴陵既閱歲即髙守塢郡
夫人之墓西築堂以併祠程夫人供養鋪設種蒔布植
一一如式旁祠置田若干畝以充祭薦守護之費初醴

陵以乳泉得名其泉不時發父老相傳有異人至其地則發醴陵升州設教授自元憲始庚子春山亭落成而泉發于亭下凝碧如染因名亭漾泉中都官部使者州長僚佐學士諸生徵圖作歌以相推美及是以名祠前之池亭所以申報稱寄思慕之道甚備而不鄙辱諗於予噫嘻此固疇昔所常惓惓於緣情起禮之歎者也元憲年方强仕有才學能不遺其本益取德義道藝倡率程鄭子姓使兩家賢俊雲蒸霧滃他日軒車駟馬修宗

合譜於高守之亭者纍纍百世而不絶後之君子夫豈惟高魏陳葉是許將程鄭閥閱附焉蓋皆漾泉之餘澤也耶其年十二月十日剡源戴表元記

固海宿雲山崇勝寺記

道奉化鮚埼西南五六十里有聚曰固海有山曰宿雲有寺曰崇勝山起鎮亭囷盤枝披為大小横山蓬島安岩馬鞍龍髯堋墟之屬千縈百折而後至於宿雲傍峙一麓且伏且昂上人目為鎮山頭若與鎮亭相首尾者

自此外溥為海而山止矣山止則氣必聚前於搆寺者取於宿雲率面之以為對既而掖之以為右三易而負之以為背趨迎按據始與山稱寺之額自唐天成三年名固海院宋治平一年改今名寺之棟宇興廢則有璋禪師者實為開創第一祖而不知其所從來屋久且敝嘉定間妙聖師一徹而新之惟大殿為故物至元丙子之兵方丈祖塔外皆以燬廢祖森師乃重建法堂庫院諸室儲材蓄工將以次營懺殿立塑像前寺主文彬師

亦擬於道場上飾觀音自在像漸漸可以完復舊觀而
森師逝己丑二月隣境盜發寺屋自方丈祖塔及彬師
下房外又皆燬于是一正師劬勞撙節而重興之以戊
戌冬建庫院又四年壬寅冬建懺殿文約師建臺門長
者天台蔣邦佐建法堂丙午冬建香積廚馬溥建大釋
迦像諸餘藻飾位置以至祝釐禬災之處凡寺之所須
無不具備寺之田產贏縮則舊籍僅二十有六畝山一
百畝慶元元年曇產師始於寺東青山西得海成田得

若干畝繼而妙聖師於川塘南築月浦得若干畝然猶不給迨一正師又積累增買六十畝有竒以充長夏口供由是晨昏鼓鐘寒暑鼎鉢繞成叢林而於後恊賛傾貲助役者僧如日如月也及是耆宿文采等以狀載顛末與其諸老之績若一正師之行實來求文以為紀一正師之居號蒙泉奉化洚者吳氏子年十八棄家投寺僧如岳為比丘稍長講學於南湖安道寧法師華亭西岩伊法師有賢名丙子歸晝思蘭若奉乃祖彬師師逝

繼主其席兼主宿雲者十有三年逝以丁未正月窆祔月浦祖塔側夀五十八嗣三人允聽允時允中師為人天性崇重接物無親疎一以慈恕葢狀之云云如此余聞宿雲山久山南古仙人種梔林燒丹洞靈跡接踵而有竊以為四方之事可以老息若此山州里之中簦笠扉屨之所不及固不得捨寺又當台明孔道要會多遊從開堂振錫先後多得賢主人旦夕幸身閑健或尋靈運穿山之蹤繼興公登隆之賦而庶幾見之遂不憚以

文為之先容云至大戊申之後十一月既望記

天壽報本寺記

奉化剡源之山起會稽畧天台穿連山界嶺石門南東行累十百千折然後達于班溪堂皇曠夷邑衛偃伏行道之人皆以為宜棲禪林梵坊而未有領會之者余近過其地則風湮林莽間朱碧暈煥鐘魚有聲問其廬曰天壽報本也問其創之僧曰正思也問規搆曰剗荒萊揭隆棟有若幻成凡室之於殿堂廊廡帑廥庖湢像之

於繒塑器之於食用諸物無不具也問産殖曰田之可稼者為畝二百陸地山林之可蓺可薪者通為畝百五十朝夕之饘粥公私之靡費可不至缺乏也問歲曰經始於大德癸卯距乙巳落成之日無幾時也於乎據形勢之要擅工能之巧謀敏而業宏心精而慮久是何不動聲色而倏忽變化魁偉不常如此哉世儒多言浮屠法能絶私去累無愛惜戀慕於心故遇事往往堅決不就不止又所與遊盡江湖之交多閲於土風而熟其向

背逆順故所為而成所成而善是不盡然思師於班溪為鄉里毛氏子父諱某早世兄弟五人最少者亦為僧曰清瑞思師自其幼年母邵氏即割愛命之薙髪易服復與之經營之資曰他日我老願汝築一庵以養我師受其言庵未成而邵氏没日夜念之不能忘於懷清瑞師懷之為助鄞田若干以起其役功用克集庵之考卜師耳目所自悉其初本以居室之名名静山師以庵籍校之奉化凡四五百區今存者纔什一非壞於故家子

弟則同門僧挾强懐妬以破蕩之遂以公牘上聞乞易庵為寺而得今額其名義葢上申華封之祝下存凱風之思云寺僧相傳用甲乙思師之下曰拱宸曰自端其世世以次謹持之俾勿替至大改元孟夏七日記

法華寺興造記

奉化僧刹以名跡著稱而人所慕遊者東岳林西雪竇二刹相望六十里修溪隔之峻嶺矗焉或值霖潦凍雪進不得達而退無所休自余為兒童時聞患此久矣後

十年過之則當二刹之中曰峰之西南有法華接待者建屋廬儲饘餐以為行路之憇食又二十年過之則前鐘後魚左巾右鉢崇殿修廡層軒複院騫髙聳躍峩峩然成一寶坊梵宇矣訊其事葢法華僧前後二師者實為之前師曰妙森後師曰文冏前師於時泣曰與其賢主人趙二卿者相善二卿為之捐糧以補竭資力以創施久而邇孚遠悦輸助恐後遂曰其趾為唱法之堂為炊爨之庖為偃勞之室既而二師圖所以永久也前師

居治如故而後師持函遊從江浙閭富豪乞求嬴餘歸

營子本以貯田産由是法華之舉漸立而前師病垂殁

力憊求後師于卧榻側膛目囑以吾二人握空拳為江

湖豎津梁不可中輟意後師答以盡力當如言即瞑而

逝宋咸淳辛未歲七月五日也數經始之年當淳祐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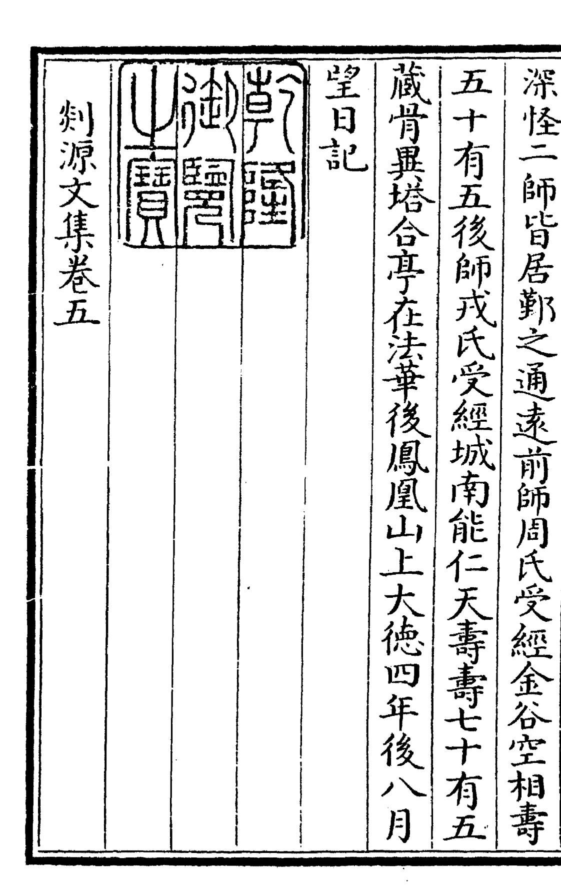
已至此二十五寒暑矣後師嗣為之益增田拓址裒材

展工又凡二十五年然後緇流居游出納之所像設妥

侑起止之位法屋拱衛莊飾之序大小靡不完備與奉

化諸大刹等伏臘朝晡百需之費亦不假求外而給於是略可如志而後師又病又力憊以艱難繼紹事宜囑其嗣若珣輩而逝其語如前師加苦元貞乙未秋七月十八日也後五年若珣輩懼歲久墜其遺言而先勞之不可不紀稟事狀底裏來請文誌諸石余惟一法華之有無在宇宙間不為損益而其道之所由興廢可以為世之勸戒方是地之未為法華接待也人見其荒榛野草固不知有今日之盛雖二師往來顰呻霜露中時亦

何敢以為必濟謀同助勞肯分志廣而衆不疑故能亦手竟成之然又必須五十年之相繼事始不廢孔子稱如有用我者期月可也三年有成稱王者必世而後仁稱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而孟子稱大國五年小國七年至要其大期則謂五百年必有名世人之行志待五百則已遠任之者復要之必世而三年五年七年期月者皆是也而功卒不立孤行而少與多嫉而數易故吾儒之齟齬什有八九為二師之徒所笑無足



深怪二師皆居鄞之通遠前師周氏受經金谷空相壽五十有五後師戎氏受經城南能仁天壽壽七十有五藏骨異塔合亭在法華後鳳凰山上大德四年後八月望日記

剡源文集卷五